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夏四月癸酉朔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先準  
朝旨相度天都山一帶勦摩會等處進築三城寨臣日  
夜與轉運司官經營措置般運糧草防守軍器百物及  
築城輒椽之類今粗有敘已剋定四月十日破土興工  
上憑陛下聖算威靈必須就緒緣自熙甯寨界壕西北  
而去凡二百里之間環天都諸山舊日皆是賊境今將  
盡爲王土成城之後在措置得宜防守有策則爲萬世  
之利臣今有管見輒冒天威條析申陳庶幾少有裨助  
聖謨謹具列下項一今來旣展拓疆土全據天都山一

帶形勢地土將來熙河更築數堡寨則兩路道路通接  
南視秦鳳路疆境已在數百里之外秦鳳郡縣城寨皆  
爲近裏疆土更無邊面況進築以來所費財用不貲當  
議節省財用愛惜民力乃稱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臣愚  
竊謂惜民力省財用莫若省官省一大吏當十百小官  
況秦鳳一路境土旣在近裏去敵境數百里之外秦州  
不置經略使亦可或依永興軍路例只置安撫使亦可  
存廢皆在聖斷非臣得以預知廢之耶則舊隸秦鳳郡  
縣請分割隸永興熙河涇原三路存而勿廢耶則止置  
安撫使一切依舊只那減一路兵馬戍邊卻於天都山  
見築大城處建爲州軍隸涇原路差一有才武謀慮諳  
知邊事得漢蕃人情武臣帶近上兵官職名充沿邊安

撫副使或都監名目稍假以事權如雄州知州之比自

紹聖四年四月以後新建九城寨皆隸新州凡安集降

羌招置弓箭手授田開墾及措置軍伍賊盜皆得便宜

處置外餘並聽涇原路經略使節制

紹聖四年四月後更考年月四月甲午築金城關甲一秦鳳路舊額正兵蕃漢弓箭手馬步

人乞共那撥一萬三千人屯戍新建州及新建兩寨今

開析如後新建州戍守乞以七千人為額除招置馬步

軍人各一指揮外餘并將秦鳳路舊管正兵弓箭手更

代屯戍

弓箭手乞日支口食米三斗馬支破五分料七分並後來新築灑水平秋葦川新築兩寨每寨戍守兵乞

以三千人為額各令招置馬步軍各二百人餘並以秦

鳳舊管正兵弓箭手更代屯戍已上一州兩寨所占肥

實食合道監長編卷五十八

地土不少可以一面招置蕃漢弓箭手使之力耕種藝三年之後積穀必多即可稍稍裁減戍守東兵一體問得新築州城寨柵於側近處須合築蕃城限隔蕃漢及新建州城兩寨恐有增建堡柵處乞候進築了日下經略司等處相度接續修築一今來進築天都氈摩會如朝廷欲爲州差知州卽乞比附蘭州每年合破公使探蕃等錢五萬貫文減半支給一檢會已奏乞罷蕃兵將欲乞就新建州置第十三將兼管幹蕃部公事內正將在氈摩會駐劄副將在灑水平駐劄將副并管認新建州城及兩寨地分一氈摩會若爲州其合置通判職官曹官合聽朝廷指揮外餘乞依平夏城例差都監監押共四員巡檢四員一灑水平秋葦川每寨乞差寨主一

員都監監押共四員巡檢三員兩寨共置主簿一員已  
上除知州通判外其寨主都監監押巡檢主簿欲乞依  
平夏城靈平寨例許本司奏舉緣新建州及兩寨深在  
賊境全藉逐官竭力同心防守捍禦仍乞許臣不以諸  
般拘礙踏逐奏舉今來一次及依平夏城靈平寨例每  
二年爲一任除依本路極邊城寨官巡檢合得酬獎外  
每員更特轉一官內將官陞路分都監副將陞正將如元  
係正將差遣兩寨主陞副將其知州通判酬獎卽乞從  
亦依正將例朝廷相度指揮貼黃議者欲遷秦鳳路經略使出外置  
司臣之愚見以謂不惟費用錢物浩瀚無益於事不免  
卻將今來新築城寨分隸熙河秦鳳涇原其三路帥臣  
未必能詳知始末兼差發兵馬戍守更代將來必須互

有所見拘執扳援體例紊煩朝廷裁決亦恐未必能知  
蕃漢之情況降附羌眾漸多正在鎮撫牢籠臣犬馬之  
齒已高事成便欲上煩聖聽求歸田里若嘿嘿不言潔  
一身而去則上負陛下造物至恩是以不避僭越之罪  
輒有奏請取裁於朝廷伏望聖慈深賜省察奏奏以三  
日上據布錄四月十二日進呈甲戌三省樞密院同進  
呈詔留埃十七日乃降指揮甲戌二十四日秦又具奏曾布  
會為州置沿邊安撫使秦兵番戍於外等事詔留埃六月十五日云云秦尋  
又奏臣準朝旨會四路人馬出塞進築內秋葦川灑水  
平兩寨已是畢工移兵前去甌摩會修築自興舉以來  
雨暘順適賊寇遁逃將卒人夫盡瘁赴功上下人情莫  
不甯帖約度甌摩會工役只是十日或十一二日了當

是皆上憑陛下聖算威靈及蒙極力應副故能神速成就如此勘會勦摩會已奏朝廷乞建置作州秋葦川灑水平只合作寨上件三處皆是兩路襟喉之地川原廣闊形勢雄壯若非宿以重兵未易彈壓西賊張皇國威今日事初及諸路興舉未有大段人馬可以廣爲屯戍前于朝廷上件三城寨共止乞戍兵一萬三千人內勦摩會七千人秋葦川灑水平兩處各三千人累有奏陳至今多日未奉指揮緣工役欲了當便要防守之人本路人馬自前歲以來節次輪番那移在新展築六城寨兩堡子內占使實更難以移輟必欲只令本路人馬替那前去卽應緣邊城寨堡子戍守之兵及弓箭手不獨更無番次休息兼常人之情久去室家終歲戍役在外

不得還歸必不樂從竊恐因此或致生事不可不慮兼  
今來進築係在本路西北迤邐通接熙河其東面緣葫  
蘆河一帶以舊城寨言之則天聖乾興熙甯高平等處  
皆接西界以新城寨言之則平夏靈平古高平等處皆  
接西界賊兵來路尤多未可分毫撤備以此本路人馬  
分擘使喚實見不足臣亦知近裏人馬無可抽那緣事  
勢所迫須至再三索煩天聽勘會秦鳳路城寨自熙河  
及本路未展築之前已是縮頭在裏近年熙河進築卻  
定西平西及本路進築卻通峽盪羌今又築了天都龍  
摩倒看秦鳳城寨在二三百里之內西人若不以大兵  
出沒自不敢度越漢家城寨深去劫掠緣此論之秦鳳  
兵馬似可以漸次移輟不必待熙河涇原邊面已接方

可減那應副他路伏望陛下詳臣狀內所陳事理特賜

主張早從睿斷施行

案奏議自注云元符二年四月二

略同被奏已附三月十一日今以此奏附初二日按此月

恐案自注月日或有差誤也布錄五

月二日癸卯案奏統兵進築龍摩

丙子朝散大夫直祕閣權知桂州廣南西路都鈐轄程

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揆降授承議郎朝散

郎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

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為名與別駕蘇軾

居察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為揆

戶外在正月二十八日

朝奉郎檀宗旦言熙甯八年差官條見

在官去替一年內許在任指射差遣乞依熙甯舊條施

行吏部看詳除廣南東西路夔州路已令在任指射外

勘當五路合使員闕去替半年依舊制許在任指射從之權知鄆州胡宗師言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戶物業田產總計所置貫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錢皆以貫百均出宣德郎孫義言坊郭鄉村戶乞一槩定等第科出夫錢大名府路安撫使司言去年被水災傷州縣人戶以應正夫差役者所有今年春夫年額免夫錢乞特與蠲放或卻將合蠲錢數於不災傷及不曾差上件正夫路分州軍均納詔令河北京東西淮南路轉運司府界提點司應已差充正夫人戶其免夫錢更不催納所有未曾差正夫路分州軍人戶合納免夫錢依條催納其胡宗師孫義所乞事理仍令逐路轉運提舉司府界提點司同其相度賜河東進築城寨漢

蕃士卒特支

丁丑提舉補治所言永裕陵三男陽氣子孫位合瘞埋玉獸重疊鎮助從之仍令後苑使造作生活所制造

五月

十三日補治畢工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聞補治永裕陵溝井

所見今買土已見利便但以河南河陽潁昌汝鄭五州府二十九縣顧到人夫入役已有定數故於買土不能無限竊緣民間既知賣土實有厚利莫不相率紛然而集勢亦難遏兼訪聞河南等州人夫雖名和顧頗有科配及去役處有至數程以上者比之情願賣土之人顯是利害不同欲乞應係願賣土之人不限人數盡令收買仍將買價增添錢數應幾不日益加紛集其河南等州縣人夫卽乞自遠至近以次減放不惟官中省得顧

錢民間不妨農事實於元料功役極有減助可以速見成效此又國家無窮莫大之利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

揮施行

浩奏不得其時姑附此或可削去

淮南兩浙路察訪司言訪

聞知楚州唐領別爲名差借舟般載新州安置劉摯骨肉詔唐領先次衝替下淮南東路提刑司取勘以聞環慶奏未可與涇原同時築橫水澗詔孫路每事徇公不得用情觀望有害職事

戊寅看詳訴理所言元祐訴理不當合行改正宋喬年梁鑄係衝替元祐改作差替符守規衝替事理重改作事理輕王安上追兩官勒停改作追一官王棫張舜民曹輔劉符元係追兩官改作追一官李夷行陳述之元係追三官衝替張宗諤張升卿元係追兩官勒停并與

除落王覺贓罪改作私罪王防私罪徒改作私罪杖周  
常差替與除落等事乞重行改正詔元祐年指揮更不  
施行右正言鄒浩奏臣聞河北路州軍多是城壁不  
完器械不利士卒不足訓練不精陛下威德遠加必無  
意外之慮然有備無患亦前聖所不敢忽近者朝廷雖  
已節次檢舉施行緣積習已久驟然爲之或啟敵人疑  
心前日霸州修橋之事可驗也臣愚欲望聖慈應係河  
北路帥臣並選素有器識眾所信服之人密以方略授  
之使於歲月間修城壁治器械招士卒謹訓練委任而  
責成功不至動人耳目而武備飭矣實萬世安疆之計  
上謂輔臣曰如何眾皆曰理當然但乏人爾遂進呈訖

浩奏據奏藁上  
問據曾布日錄

己卯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據順甯寨將李子明等申  
有西人創格裕等到言衙頭差大使慶瑋威科卜磋邁  
喀結桑等來計會今國主已恭順朝廷告早爲收接公  
牒事審會昨夏國差到威明布喇聿玠到來已降朝旨  
令進獻作過蕃酋珪布默瑪凌結鄂裕等卽許收接告  
哀謝罪表章回報去訖詔惠卿密切體度今所遣使副  
或親信之人將應合要酌事件說諭示以接納之意錄  
往復詞語以聞布錄丙戌載此尤詳二月十一日初遣使來四月二十日許收接公牒呂惠卿家傳云西人以並建城寨奪其耕牧之地而復數遭掩擊部族離散來歸者日益多凌結鄂裕率眾營險以鎮之欲歸者不得至二年二月惠卿遣劉安以第二第  
四將張誠以第一第五第六將李希道以第三第七將會於精勤泊以擊之三日至烏延川四日至神雞流遇賊三千餘騎六日至巴勒濟塔克遇賊五千餘騎七日  
至魯遜滿達勒遇賊七千餘騎安等遇賊皆破之斬首四千餘級降者五百餘人獲其器仗馬牛十餘萬以歸

於是築暖泉以通河東築金湯以通環慶會梁氏死乾  
順遣人款塞告哀謝罪且請和惠卿以謂軍興之久中  
外力疲今此乃不可失之機會而建置堡鋪全邊面宜  
自用力兵以來侵耕生界於其外建置堡鋪全邊面宜  
且令西人執送生事首領珪布默瑪凌結鄂裕而酌以  
把截堡鋪外巡綽卓望所至為界然後許以通進公牒  
庶往來間天都畢工而謂西人近寇涇原狼狽固可以  
無疆場之患而朝旨謂西人近寇涇原狼狽固可以  
請命理難便行收接假令異日許以朝貢亦須畫河為  
界既而遣使三輩來惠卿悉稟應答而牒言梁氏之  
死乃北敵遣人酖殺之使乾順自管國事惠卿以為誠  
有之則其欲西人之歸已可知若我應答太迂所求難  
與彼見無接納之期則是怒彼以堅北敵之歸而深我  
之讐也而畫河為界無肯聽從之理乃上疏極論其利  
害曰西人之所以有橫山為之阻固也今若畫河為界則  
所以為限隔阻固者皆失之矣彼豈不思一葦之水頃  
刻可渡據橫山之險他路臣固不能盡知之一葦之水頃  
所築九寨與今暖泉之通河東金湯之通環慶幸皆就  
緒所得疆土東西拓二三十里而南北遠者乃至百餘里  
又於新寨之外更拓二三十里而南北遠者乃至百餘里  
占據殆盡非昔日巡綽卓望所至為界之比也今乾順  
因其國母之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  
雖未能一舉以覆其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而